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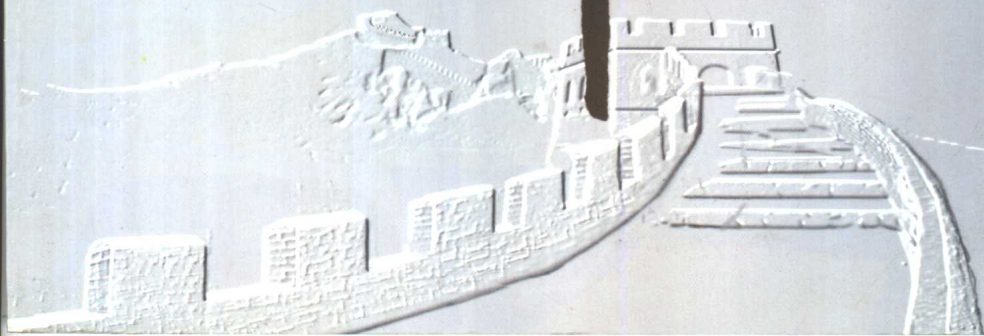


共和国将帅之路

将之

书

丹可磨而不可夺其色
金可销而不可易其刚



·共和国将帅之路丛书·

将 之 节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新登字（京）11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将之节/多人著.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6

（共和国将帅之路丛书）

ISBN 7-5033-0882-6

I. 将… II. 多…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6月第1版 1997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字数：415千字 定价：21.50元（膜）

目 录

M U L U
M U L U
M U L U



风云际会,方显贺龙英雄本色	(1)
力挽危局,陈毅协助朱德上井冈.....	(28)
羊城暴动在即,聂荣臻舌战诺依曼.....	(44)
民族危亡关头,叶挺出山组建新四军.....	(61)
海外归来怀壮志,叶飞开辟闽东苏区.....	(80)
矢志报国,聂鹤亭建功铁军.....	(90)
平原抗战,吕正操独树一帜	(110)
蒋介石密令“处决”,万毅越狱成功	(125)
雷惊淮北,陈锐霆虽挫犹荣	(140)
二十年磨一剑,廖运周淮海前线起义	(166)
陶峙岳深明大义,迎得春风度玉关	(182)
深居龙潭虎穴,韩练成“白皮红心”	(203)
风风雨雨,童陆生绘制生命蓝图	(229)
献身秘密战线,李克农不辱使命	(240)
为两弹筑窝,瀚海深处唱大风	(252)

总供给部长杨至成,异国遭遇谁人知	(264)
历尽磨难,谢良独脚越雪山	(287)
指北针引路,李聚奎千里找党	(310)
感天动地“将军跪”,王树声和杜义德患难与共	(326)
千辛万苦出祁连,程世才绝路逢生	(355)
人民群众是父母,朱良才劫后东归	(362)
从元帅到囚徒,彭德怀浩气长存	(368)
出任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面对劫难	(382)
敢吐真言,黄克诚赤子之心可鉴	(411)
宁折不弯,谭政一身书生气	(431)
“还有余秋里”,历史的回声耐人寻味	(445)
流徙湘西,秦基伟初衷不改	(472)
“难当的卫戍司令”,傅崇碧沉冤六载	(495)
王平有勇有谋,逆境中摆正人生座标点	(519)



风云际会， 方显贺龙英雄本色

静观风云起

丁卯年的年节刚过，仲春时节，武汉三镇春寒料峭。

这一天，汉口街头走来了几位国民革命军的青年军官，一个个器宇轩昂，精神抖擞。为首那位，身材高大，目光炯炯，英姿勃勃，嘴巴上一撮齐刷刷的短须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经过江汉关，向原来的英租界走去。一路上，有说有笑，好不痛快。他们是贺龙及其下属严仁珊、陈图南、贺锦斋和刘达伍。

一月底，国民党武汉政府将贺龙率领的第九军第一师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从宜昌移师鄂城、黄冈，拱卫武汉三镇。师部设在汉口。现在，刚刚把部队安顿好，贺龙便带着他的部下来到了英租界，因为，武汉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一事，实在使他太兴奋了。

对于帝国主义，贺龙历来深恶痛绝。1921年，四川讨贼，他顶住各方压力，扣押了违法的日本轮船“宜阳丸”，名闻遐迩；1924年，他作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先遣队由川入湘，假道北伐，在沅陵，亲自下令炸掉了英帝国主义胁迫清政府树立的“辰州教案”碑，在

湖南有口皆碑。然而，最使他耿耿于怀的，就是中国各地那些大大小小的租界，那些国中之国。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人民的标志，可谁也不敢去碰它。今天，革命的武汉人民，由于英国水兵无理干涉武汉人民庆祝北伐胜利，制造汉口“一·三惨案”，群起抗议。中国共产党发动了数十万人的反英大示威，要求武汉政府收回英租界。为此，武汉政府采取了措施，2月19日，英帝国主义被迫与武汉政府签订协议，正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今天，他要亲自来看一看回到中国人民手中的地方。

昔日的英租界现在到处张贴着“打倒列强，除军阀！”“英帝国主义滚出中国！”“收回租界，中国的地方中国自己管！”等等标语；英姿勃勃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列队而过；青年学生三五成群在街头高唱革命歌曲、进行街头宣传；商店开业，人群熙攘，一派革命景象。

贺龙心想，这才是革命的中心嘛！他笑着对其部下说：

“你们看，这才叫扬眉吐气呢！这里，过去是英租界，北伐军一到，老百姓起来了，强烈要求收回租界，政府就行动了。干得多好！这可是共产党带的头。别看英国人那么凶，在北伐军面前怎么样？还不是给轰跑了！这就是中国人的骨气！”

“云卿兄，看来你的思想越来越左倾了。”陈图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陈图南也是桑植人，在日本加入了同盟会，后来加入了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中华革命党，被委派为川、黔、湘、鄂联络使。1914年，他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使贺龙走上了民主革命之路。贺龙对他十分尊重，一直以“老师”相称。1921年在桃源和贺龙重逢之后，就留在贺龙身边当了高级参谋。

“什么？左倾？”贺龙哈哈大笑说，“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扬眉吐气，就是‘左’吗？收回租界，万众欢腾，是‘左’吗？我看好得很嘛！如果这也叫‘左’，那我贺龙早就‘左’了，你老师

介绍我加入中华革命党就‘左’了。”

陈图南有点不知所措，十分尴尬，苦笑了一下说：“瞎，云卿，你又误会我的意思了。云卿，武汉的很多事，表面上看很好，很正常，可你知道政治上的事十分复杂，例如，我们师里有些事就很值得注意。”

他没有点明是什么事。贺龙似乎已经明白，瞥了他一眼冷冷地说：“我肚子里有数，老师大可放心。”

严仁珊看了看他们，打圆场说：“这些事回师里再谈。现在嘛，逛街！”

走在后面的团长贺锦斋拉了作战参谋刘达伍一把，放慢了脚步。

贺锦斋说：“达伍兄，陈参谋这话你听出味了吗？他是在指周逸群主任。周主任在师里发展了几个共产党员，我就是其中之一，他很不自在呢！老在常哥面前说周先生的坏话。我看这人有些两面三刀，心术不正。”

刘达伍说：“你说得对！最近，唐总派到师里来的那位陈参谋长就和老资格混到了一起，嘀嘀咕咕，使人反感。”

在十五师里，一些军官背地里都叫陈图南为“老资格”。

“对，还有那两位营长。”

“你说的是机枪营长陈策勋，手枪营长陈佑卿？”

“是啊，他们……”

贺锦斋还没说完，就听贺龙在前面喊道：“你们俩怎么走得那么慢？像乌龟爬。”

他俩偷偷一笑，快步跟了上去。

贺龙没有听到他们的谈话，但已听出了陈图南的弦外之音，心里很不高兴。回到寓所，一个人坐在客厅里静静地抽着烟斗，思绪繁复。

周逸群奉北伐军总政治部派遣，率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

来到他的部队以后，帮助他建立了政治工作，成立了政治讲习所，培养了一些好干部，提出了不少改进部队工作的建议，对他这支部队的改造和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这些共产党人以其勤奋忘我的工作、正直诚恳的为人和聪明的才智以及与群众的良好关系赢得了他的赏识和钦佩。周逸群的许多意见他都一一采纳了，部队也逐渐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可是，陈图南他们就是不愿意，处处掣肘。周逸群在十五师发展了几名共产党员，这也是事先经过他同意的。他自己还想加入共产党呢！在这个世界上，真正为人民着想的只有共产党。那些党员正直可靠，勇于献身，不谋私利，部队不正需要这样的人吗？多些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但是，陈图南他们却特别恼火，越来越同周逸群对立。他同那几个陈姓人搞在一起，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先生来了，老板把我们卖了”，“老板六神无主，先生当家作主”等等。过去，部队里也常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可是，只要他一开口，再大的分歧也能放下来。如今却不一样了，他对这些流言蜚语批评过好几次，同陈图南私下谈过，可没有用。陈图南对他似乎也越来越不满。这是他带兵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这到底为什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时找不到答案，心里十分烦闷。

隔了两天，他得知当年湖南中华革命党的老友、共产党员林伯渠来到了武汉。他是以国民党中央常委的身分前来参加中央临时联席会议的。贺龙喜出望外，登门拜访。

两位老友自护法战争以后一直未见过面。此次江城相逢，倍感亲切。香茶两盅，促膝而谈，颇为惬意。他们谈起了湖南护法战争中一些人的沉浮，不胜唏嘘；谈到了护法战争后彼此不同寻常的经历，感慨万千。当谈到目前的大革命形势时，贺龙把自己最近以来，部队出现的那些怪事，以及自己的烦闷，一股脑儿倒给了林伯渠。

他说：“祖涵兄，自从总政治部把周逸群派来以后，我们这支

成分复杂的部队进步很快，变化不少，我从心里佩服这些共产党员，可是，我搞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与他们格格不入，极力反对。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嘛，这是好事，为什么会这样？弄得我这个当师长的不知如何是好。”

林伯渠听完以后，微微一笑说：“云卿，你了解当前的时局吗？”

“我说不大清楚。不过，迁都武汉，形势好像蛮不错嘛！”

林伯渠摇摇头说：“云卿，目前还存在一定的危机。蒋介石正在不断排挤、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制造分裂，最明显不过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已经迁来武汉，宣布了以武汉为首都，但蒋介石却把经江西来到武汉述职的一些中央委员扣留在南昌，召开了个什么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通过决议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留南昌，并宣布要在三月一日于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老蒋这是干什么？他是在与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争权。眼下，老蒋正在四处组织他的力量。革命阵营里左右两派的斗争愈加激烈了。这种斗争难道在北伐军里没有反映？武汉方面的北伐军也是老蒋很想控制在自己手中的。”

贺龙一面抽着烟斗一面静静听着，最后，抬起头问道：“祖涵兄，你是说，我那部队里的这些事难道同这种斗争联着？”

林伯渠点点头说：“云卿，我看或多或少有关系，很可能就是左右两种力量斗争的一种具体反应。他们反对的不就是那些共产党员吗？云卿，你千万不可大意，要注意观察动静，不过，处理起来要谨慎。”

贺龙深深地点点头。这次谈话，使他茅塞顿开，懂得了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问题。陈图南和周逸群的矛盾，他怎么也解不开，根子大概就在左右两派斗争上。好家伙，两派斗争都闹到他的部队里来了。他脱口说：“祖涵兄，这不是有些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吗？”

林伯渠哈哈大笑：“云卿，你脑子真灵。现在正有点山雨欲来了。你可要经得住风刮啊！”

风真的来了。

2月下旬，武汉政府对北伐军来了一次整编，把唐生智指挥下的第四军扩编成了两个军，即第四军，军长张发奎、副军长黄琪翔，下辖两个师；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副军长蒋光鼐，辖三个师，人员枪械大增。唯独下令独立十五师进行裁减，由三个步兵旅共十二个团，两万余人，缩编为五个团，三个直属营，一万一千人。人们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一边是极大的扩充，一边是无情的缩减？一时议论纷纷，情绪波动。贺龙心里却似明镜一般，这是左右两派力量的斗争吹到他这儿来的一阵风。他的部队太左倾了，有人不放心。

贺锦斋怒气冲冲地问贺龙：“常哥，唐总搞什么名堂？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

贺龙一笑说：“谁让你太靠左了。靠右，他就对你好。”

“哼，常哥，不理他，大不了我们撤出汉口。”贺锦斋说。

贺龙摇摇手中的烟斗说：“锦斋，不要那么冲动。我也不愿意裁减，但这是命令。你要抗拒，正中他们的下怀，他们便有了搞掉你的借口。我们这个小小的十五师能抗得住？”

刘达伍担心地说：“军长，眼下军官们可有些心散。”

贺龙陡然变色，严声说：“散？心千万不能散。你自己心散了，不正是他们这次裁减想达到的目的吗？你们都听着，回去要好好掌管部队，稳定军心。我们要执行命令，借此机会保留最精干的军官，最精锐的部队。我们新编的五个团要个个能打，团团精锐，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贺龙说到做到，亲自到了鄂城，抓起裁减工作来了。

贺龙在鄂城正忙的时候，又一阵风刮来了。

3月初的一天，秘书长严仁珊突然从汉口发来一封电报。“连日有事。数日内不必返汉。”

拿着这封电报，贺龙如坠五里雾中，弄不清严仁珊的意思。

“仁珊搞什么名堂。既然有事，为何不必返汉？到底是什么事？”贺龙在屋里百思不得其解。又一想，嗨，管他搞什么名堂，一回不去不是都明白了吗？

在匆匆处理完一些未了事宜后，3月12日下午，贺龙回到了汉口辅仁堂42号。这是他的寓所。

这天正巧是农历二月初九，贺龙三十一岁生日，夫人向元姑和大姐贺英正忙着晚间为他庆寿，还请了不少客人。

第一个来贺寿的是周逸群。见到贺龙，周逸群开门见山说：“云卿，你回来得正好。明天，你或许会遇到一位贵客。”

“谁呀？”

“李仲公，老蒋的秘书长。”

“李仲公？我不认识啊？老蒋派他来干什么？”

周逸群一笑说：“听说，他带了不少钱，专门找西南来的将领打麻将牌。”

“哦？从江西到这儿来打麻将，真新鲜。”贺龙略带讽刺地说：“他到底想干什么？”

周逸群还未回答，严仁珊一步跨进了客厅，埋怨说：“啊呀，云卿老兄，我不是专门拍电报不让你回来吗？你就是不听！”

“你那电报不明不白，都让人急死了，能不回来吗？”贺龙给他递上一杯茶说：“仁珊，到底有什么事？”

“从江西来了个李仲公。此人是我和周先生的同乡，贵州人。早年留学日本，同蒋介石、汪精卫关系都很深。他加入国民党就是汪精卫介绍的，不过，他投在老蒋门下。前一段时间，蒋介石为了扩充他的势力，派李仲公到四川去，给他挂了刘湘的二十一军党代表的头衔。现在嘛，红起来了，当上了老蒋的秘书长、中央党部书记长。这次武汉之行，专门找西南在汉将领接触，无疑有特殊任务，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怕你 进这场混水，所以叫你不用回来，回避这位秘书长。”

“原来如此。”贺龙恍然大悟。

周逸群说：“我看李仲公此行，是为老蒋来运动军队的。”

“一点不错。他是为老蒋拉队伍，削弱武汉政府力量的。”严仁珊表示同意。

“云卿，我看仁珊所虑极是，还是小心为妙。他见不着你，也就无从为老蒋游说了。”周逸群说。

贺龙沉吟了片刻说：“两位不用操心。这种说客，我见得多了，有对付的办法。”

庆寿的亲友陆续来了。他们只好终止谈话。

客人走了，夜深了。贺龙独自坐在客厅里沉思。向元姑给他端上一杯热茶，看了一眼，便默然退出去了。

贺龙正在考虑如何应付李仲公。

李仲公可不简单，蒋、汪之间左右逢源。眼下，蒋、汪关系似迷雾一般，左右两派胜负不分，怎样对付李仲公确实需要十分谨慎，何况，我还弄不清李仲公到底要卖什么药。反正，我贺龙不会去同蒋介石同流合污，那么，躲开他也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万一躲不开呢？最好的办法，是他还没有开口，就从我这儿把他送走，让别人去处理。送给谁呢？怎么送法？谁会处置他？左思右想，尚未得出结论。

第三天的早晨，严仁珊打电话来说：“云卿兄，今天上午，李仲公要到我这里来。他提出在我家与你见面，你看怎样？我看不见为好。”

要见我为何不直接到我这里来？搞什么鬼？啊，他要掩人耳目。他怕谁？对，怕唐生智。唐总和老蒋一直有矛盾，李仲公来挖的正是他手下的部队。想到这里，贺龙心里一亮，猛然产生了一个对付李仲公的办法。

他对严仁珊说：“仁珊，我早饭后就来。见一见吧，不见太不礼貌了。哈哈。”

贺龙到严府不久，李仲公登门拜访。一见贺龙，大喜过望，拱着手说：“啊呀，贺师长，久仰了。”

寒暄之后，李仲公便对贺龙大加恭维，什么“年少英雄”“川黔名将”“业迹辉煌”等等，尽其吹捧之能事。贺龙对此直皱眉头，觉得此人酸溜溜的，味道不正，应付说：“秘书长，言过其实，不敢当啊！”

最后李仲公说：“我对西南将领情有独钟，明日，敝人借刘湘军长驻鄂办事处，略备水酒，以表寸心，请西南诸将领小宴，望云卿兄一定莅临。”

贺龙哈哈一笑说：“秘书长，无功不受禄，小弟真不敢当。不过，他们都去，我也得去啊，不然，就太不给秘书长面子啦！”

3月15日，李仲公大摆筵席。他笑容满面，挨桌敬酒，大肆恭维西南诸将，却未提任何实质性问题，贺龙颇为纳闷。

酒过三巡，李仲公来到贺龙、严仁珊面前，满脸堆笑说：“仁珊兄，今晚，我想请云卿兄作方城之戏，能否借贵府风水宝地？”

严仁珊说：“秘书长愿上寒舍，定当执帚相候。”

李仲公说：“谢谢。云卿兄，小弟久慕云卿兄英名，欲借方城之戏一谈为快，云卿兄以为如何？”

贺龙明白，他那说客的嘴脸要显形了。好吧，你来吧，我让你看看我贺龙是什么样的人。便说：“恭敬不如从命，云卿定当奉陪，不过，方城之戏小弟仅略知一二，未必能为秘书长助兴。”

“客气了。麻将虚，聊天为实嘛。哈哈！”李仲公有几分得意。

一回寓所，贺龙马上挂通了唐生智的电话。他说：“唐总，江西方面来了个李仲公，正在汉口活动，不知唐总知道否？此公乃奉蒋总司令之命而来，依小弟愚见，他专门接近西南诸将领，不怀好意。今晚邀我打牌，似有收买之意，望唐总明察。”

唐生智似乎有点吃惊，告诉他，不管怎样，你先应付一下，待

我查一查。

贺龙说：“唐总，有何命令请到严仁珊府上通知我，我一定遵命行事。”搁下电话，他大笑起来，今晚定有好戏。

他把副官长找来，让他派几名武装到严府，听命行事。

晚上，李仲公及其幕僚杨殷之准时来到。跨进客厅，看见贺龙坐在牌桌旁面色铁青，满脸不悦，与在刘湘办事处时判若两人，心下纳闷。他嗫嚅地问：“云卿兄，你……”

“秘书长，恭候多时了，请坐。仁珊兄，坐下，陪秘书长打牌！”贺龙生硬地打断了李仲公的话，推起牌来。

李仲公无奈，只得佯作不知，坐下打牌。牌桌上几次想开口，但见贺龙脸色难看，欲言又止，甚为尴尬。贺龙脸上露出了一丝嘲弄的微笑，使李仲公一惊。

这时，从外面走进一个戎装军官，对贺龙附耳低语了一会，即起身离去。李仲公不认识他，疑惑地看着其背影，猜测着。

贺龙突然起身喝道：“送客！”

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来到李仲公面前，厉声道：“李秘书长，请！”

李仲公这一惊非同小可，一身冷汗，问道：“师座，你这是干什么？”

贺龙抱了抱拳说：“对不起，秘书长，小弟不能奉陪了，请到唐总指挥那儿走一趟。”又吩咐警卫说：“送两位去唐总官邸，不得出错。”

李仲公就这样被押送走了。

贺龙哈哈大笑，问严仁珊：“仁珊兄，这出戏唱得怎么样？李仲公在我面前可是什么话也没有说。”

严仁珊一翘大拇指说：“妙极了。刚才唐总说什么？”

“他说李仲公是来武汉捣乱革命的，要我把他抓起来。我想还是送给他处理为好。”贺龙说。

“唐总会怎么处置？”

“那我管不着了，反正，我已让蒋总司令知道我贺龙何许人也，有没有骨头了。”

这时，正在九江的蒋介石得知消息后，很懊丧地对被他阻留在江西的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说：“现在，李仲公被他们扣留了，文字上的事体以后要多仰仗你了。”不过，郭沫若并未随蒋，他以极愤怒的心情，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之后，逃离了蒋介石。

这个李仲公被武汉政府关押了两个月以后，被释放了，只把其幕僚杨殷之杀了。邓演达说：“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不好枪毙的。”

冷对急雨来

风起雨来，一阵反革命的暴雨终于袭来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市总工会被取消，市临时政府被查封，革命团体被强行解散，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被屠杀。政变三天内，三百多人被杀害，五百余人遭逮捕，五千余人流亡失踪，宝山路上血流成河。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宁汉分裂局面形成。

消息传到武汉，群情激愤。武汉国民党中央宣布开除蒋介石党籍；周恩来等一些共产党人上书中共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趁蒋介石立足未稳出师讨蒋。贺龙得知这一消息后，先则激于义愤，后则陷入深思。二月间，林伯渠跟他所说的那番话，又缠绕在他的心头。祖涵说得对，斗争激烈，风雨欲来。现在终于来了。这就要看武汉政府，那些国民党左派能否顶得住，敢不敢同蒋介石动真刀真枪了。

这天晚上，大姐贺英对他说：“打走了北洋军阀，你们的革命队伍里还是一样地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真不是个滋味。常伢，你

跟这种大官打交道的时候，千万要提防着点。我看，国民党那些左派，也不一定靠得住。”她说，明天回桑植去了，不愿意在这种地方呆下去了。

贺龙点点头，心想，大姐的话真尖锐。国民党的事的确很难说清。有的人，今天是左派明天就能变右派。可是，现在的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的天下，武汉政府还是革命政府，还得跟它一起革命，不过是要小心点。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出动十万大军，沿京汉铁路南下，企图夺取武汉。四川军阀、广东军阀也都蠢蠢欲动，窥觊武汉。

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内部对发展方向产生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首先东征，迅速出师讨蒋；一种意见认为，应继续北伐，进军河南，与冯玉祥会师，再东征讨蒋。1927年4月18日，经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讨论，决定先行北伐。贺龙奉命率独立十五师集结武汉，待命出征。

贺龙没有料到，这个时候，一阵反革命急雨危及了他的部队。驻扎在汉口湛家矶的十五师第一团突然发生了闹饷事件。

新任团长刘达伍报告说，事情是由一团一营开始的。该营四连连长陈玉安首先发难，煽动说：“几个月的军饷不发齐，我们就不过江。哪个连敢上火车，我们就打哪个连。”一连和五连有人相继附和，就闹了起来。

贺龙皱皱眉，默默地吸着烟。的确，独立十五师已有半年没有发全饷了。唐生智对于和共产党关系密切的左派武装，在饷、械两项上，历来采取所谓“格外慎重”的态度。只要他感到财政上稍有拮据，马上给这些部队发半饷，甚至不发。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左右两派斗争激烈，局势暗淡，半年来只发半饷，而且是停停发发。贺龙一面请周逸群向武汉政府请求，一面自己东奔西走，借钱维持，然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官兵们对此早已怨声载道。不过，十五师官兵历来能顾全大局，克服困难，怎么会在出